

甦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
通行歲課以足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
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
檄下力上章以止之

陳天祥捕妖 元史

陳天祥成宗元貞元年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子劉金
蓮假妖術以惑眾所至宮為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
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眾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
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為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
此神怪屏息

楊景行教民陶瓦 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

多災素不知井飲汲于河流故多疾癘不知陶瓦以茅蓋
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癘
火災

干文傳放奸論法 元史

干文傳字壽道元仁宗延祐二年乙科為婺源知州婺源之俗
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
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
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
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
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
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
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

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

吳師道濟饑減稅 元史

吳師道英宗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餘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於學建德素少茶而推稅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于所司推稅為減

峇里麻修政平刑 元史

峇里麻英宗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與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任事濟陽縣有孩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

趙璉字伯器英宗至治元年登進士第累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為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為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為雇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為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刀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戶歛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

趙璉捕惡 元史

林興祖英宗至治二年為道州總管永明縣洞徑屢竊發為民

林興祖廉愛大治 元史

林興祖英宗至治二年為道州總管永明縣洞徑屢竊發為民

害興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興祖為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之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觀音奴吞蝗 元史

觀音奴字志能泰定帝時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擿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来訴立為剖決旬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斃令郝乙剖之任以怒毆郝經宿而死郝有妻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郝非傷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為文具香幣若為吾以郝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吏亦預郝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曰郝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實吾亦得賂赦

以膏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陵豪民揚甲風嗜王乙曰三項不能得值王以飢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為揚據矣王妻訴之官揚行賄偽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挽揚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揚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燒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揚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曰揚以羊酒燒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揚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及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亳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

周自強政治大行 元史

周自強字剛善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帝時廣西洞蠻反自強往見蠻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蠻酋立為

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于朝特旨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
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夔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
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
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
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
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
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
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
得由是政治大行聲譽籍其

呂思誠德化元史

呂思誠泰定帝時改景州脩縣尹差民戶為三等均其徭役則
孔子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勸教者賞以差語人舉

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後自口
界社長歲之季月報將不孝弟不事生業者悉書之罰其
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
職田戶思誠盡祛其蔽文宗天曆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
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
父因河南亂被掠為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
其主與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為良民他日買
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
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懽同骨肉李之兄弟相
謂曰我等終不較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
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
即日迎養思誠怜其貧令為媒互人以養之

秦起宗化民 元史

秦起宗文宗時為監察御史遷都漕運使出為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丞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諸都刺濟飢治盜 元史

諸都刺文宗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產庸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順帝元統二年除盡郡縣總管俗頗悍黠而諸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上馬

盜劫縱其賊已而賊劫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諸都刺之誣始白俾再任一考親王買奴鎮益都其府屬病民諸都刺裁抑之民以無擾

秦不華教民化俗 元史

秦不華字兼善順帝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半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

許義夫諭盜安民 元史

許義夫為夏邑縣尹每親詣鄉社教民稼穡見民勤謹者出已俸賞之怠惰者罰之三年之間境內豐足後為封丘縣尹值順帝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群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辭懇款賊遂他往封丘之民得

免於難

張寬祝天除蝗 元史

張寬順帝時為河南武陟縣尹未將熟有蝗自東來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天孚見民頌德 元史

劉天孚知許州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餓殍鳥來啄蝗為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蝨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嚼之許人立碑頌焉

景亮平徭興學 元史

白景亮字明甫超遷南恩知州陞沔陽府尹奏最手朝特授衡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感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

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成郡邑皆取以為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為備之儒風大振搢紳稱頌焉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官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王良蠲賦 元史

王良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又辟江湖行省掾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實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續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運鹽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毅以計口食

鹽不便嘗言於行省未報而克敏為轉運使集議欲捐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有復排衆議者良欲辭職去丞相聞之亟遣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盡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牒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運戶乃免於破家遷江浙行

省議達官驗視而松江獨當十九良至松江條陳曲折以破其誑妄言其不過欲竦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冀創立衙門為微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國家培養根本之策哉良言上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初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有司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按認條革去終莫能止良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欺隱詭寄者乎唯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蠲之

循吏 守法治民無所更改者

高崇樹德 說苑

高崇字子羔衛靈公時為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德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命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則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乎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張黯自治東海 史記

張黯漢武帝時遷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

黃霸治潁封侯 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擢以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以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

其教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之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
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微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
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

朱邑不苛 前漢

朱邑字仲卿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庶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
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舉賢良為
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
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為列卿
若也節儉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宣帝神雀元年奉天

予聞惜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代
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承嘗不如桐
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其起冢立祠歲時祠
祭至今不絕

召信臣案法見稱 前漢

召信臣字翁鄉成帝時舉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
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
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
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
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
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

號之曰召父

王景教民耕籍後漢

王景字仲通章帝時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卒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田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楊仁勸課後漢

楊仁字文義章帝時拜什邡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著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秦彭書制見龍後漢

自平章帝時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司其好禮
明序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詔
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
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者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
敢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
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踴跡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
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
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鮑德見稱神父後漢

德章帝建初中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
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黻冕行禮

秦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

許荆自咎 後漢

許荆字少張和帝時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將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法雄弭虎 後漢

法雄字文彊安帝時為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數澤生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古者王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少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延篤寬仁 後漢

延篤字叔堅桓帝時為京兆尹共改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皆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越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何夔造喻恩德服衆 魏書

何夔字叔龍獻帝時遷長廣太守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令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各自

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

董和移風 蜀書

董和字幼宰漢末為劉璋成都令時俗奢侈婚葬至傾家竭產和率以儉防過踰僭為之軌制遂移風變善畏而不犯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遷益州太守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

顧邵風化大行 吳書

顧邵字孝則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吳帝孫權妻以兄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受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達擢置右

穡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顧顛之垂簾 南史

顧顛之字偉仁宋少帝時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廢顛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羊玄保寡欲見思 南史

羊玄保仕宋少帝後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顛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柳慶遠築隄止遷 南史

柳慶遠仕齊和帝為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劉潛變俗 南史

劉潛字孝儀梁武帝大同中累遷御史中丞出為臨海太守特
政綱疎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
翕然風俗大變

劉玄明戒酒 南史

劉玄明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
後傳翹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
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
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張蒲風化 北史

張蒲字玄則魏明元帝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
獄私錫不行後改為壽張子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

給乃以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韋崇安民 北史

韋崇魏孝文帝時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
察以傷大道吏人感之郡中大安

裴安祖善化 北史

裴安祖乃裴駿之從弟也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
詩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魏孝文帝
時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
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

崔挺感民致玉 北史

崔挺字雙根魏孝文帝時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
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逃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

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
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
私有賴孝文特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遣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
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
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遂不
肯受乃表送都宣帝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
不納

封回改俗北史

封回字叔念魏宣武帝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實族
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邢邵明察北史

邢邵字子才仕魏宣武為黃門侍郎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
州有善政得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
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
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

杜纂恩紀北史

杜纂字榮孫魏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
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
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

李韶遺愛北史

李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
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
姓素聞其德州內大安魏孝明帝正光五年卒于官年七十二

詔賜帛七百匹贈司空謚曰文恭既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數百方還其遺愛如此

子華仁恕 北史

拓拔子華魏孝莊帝初為齊州刺史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洛元顯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

蘇瓊南北燕濟 北史

蘇瓊齊文宣帝時為清河太守平原郡有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克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及為行臺左丞行徐州事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餘始聽准北取糴後准北人飢復請通糴淮南遂

得商估往還彼此燕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

孟業庫錢貸民 北史

孟業齊孝昭帝時為東郡太守武成帝河清三年敕人間養贖僱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闕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

于翼誠信寬簡 北史

于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後周孝閔帝踐祚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蒞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

蕭為縱囚見稱北史

蕭為周武帝時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搗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李遜停兵唐書

李遜字友道德宗時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鎬諭利害衆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為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為長戍幾三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

丁緯仁服獲金史

丁緯仁熙宗時遷和川令前令匪突不事事群小越法于...
浙澤緯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
強悍畏服緯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九租賦與百姓前
為新事比他邑先辦

牛德昌散賊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熙宗皇統二年中進士第調礮山簿遷萬泉令
屬蒲陝荐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盡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
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
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劉仲洙廉能見陞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
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溥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

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為仲洙率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
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出為祁州刺史以六善
為教民化之

黃久約正義金史

黃久約字彌大母劉氏一夕夢鼠銜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
子也章宗時擢進士第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
為強郡守欲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囚得免死授磁州刺史磁並
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雷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
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蓋請獄之
而後行久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
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
適足以歎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避其諱

守愚見民勤石金史

守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章宗明昌二年中進士第調深
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
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
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
者給賞嘗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
官贖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冤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
于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勸其事于石改秘書郎

張齊賢禁送冤囚宋史

張齊賢太宗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
關下賂死者十嘗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
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

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元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太半

張詠清訟 宋史

張詠字復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第為大理評事後知杭州時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我三歲故見命掌質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

張詠寬罰 宋史

張詠太宗時進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

折納銅錢真宗即位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李允則除稅 宋史

李允則字垂範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

楊仲元白旱免稅 宋史

楊仲元字舜明仁宗時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
邑未嘗旱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
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狡吏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

李先恤囚 宋史

李先英宗時撫楚州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
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為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
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

陳良翰公心如鏡 宋史

陳良翰字邦彥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恢博有氣高宗紹興
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
寬權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李衡字彥平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高宗時登進士第授吳
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敵扑迎合投

李衡安民 宋史

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慕
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
獄戶未嘗繫一重囚孝宗隆興二年金犯淮墾人相驚曰寇深
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竄
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

趙不怠利民 宋史

趙不怠字仁仲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圃從上皇也遷高宗
時累遷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不怠為興學俾民知孝義郡

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怠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出古循吏轉夔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怠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

尤袤見民立祠 宋史

尤袤字延之少穎異蔣偕施州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高宗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秦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粟結數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閩奏免之縣

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袤與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也為立生祠

袁樞種木蔽民 宋史

袁樞字機仲孝宗時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

楊簡廉儉見愛 宋史

楊簡字寧宗時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醮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求嘉對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制在那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

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
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
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
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綠道傾城哭送

范應鈐免租 宋史

范應鈐寧宗開禧中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
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為教為擾應鈐廉得主名梓而治之縣十三
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
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鈐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
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鈐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
家耳民貧迫之慈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
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鈐歎曰是使我重失信

民也又力爭之詎得請民大感悅

董槐理枉脫楠 宋史

董槐字庭植寧宗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
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楠私鑄兵錢
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
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豈
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
通判州事歎曰楠誠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翻其辭明
其不反書上卒脫楠獄

孫夢觀遺表 宋史

孫夢觀字守叔理宗時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
仁賢逝貨財偏聚為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

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杭以為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張雄飛革宋弊寬刑獄元史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時為澧州安撫使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則雄飛至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殿入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聖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殿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群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飲殺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澧西南接溪洞徭人乘間

立智理威裕宗在東宮時為必闈赤典文書世祖至元十八年

立智理威安民元史

立智理威裕宗在東宮時為必闈赤典文書世祖至元十八年蜀初定帝聞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立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特方以闈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立智理威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

張特立淳古見奇元史

張特立武宗時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訖石烈牙兀解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

廉吏 勤政愛民奉公潔已者

劉寵選一大錢事文類聚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
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李咸節儉歸還所賜事文類聚

後漢李咸孤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
食脫粟飯醬菜而已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先乞
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弊牛車而去

鄭渾名改魏書

鄭渾文帝時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
渾其陂竭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濇下宜溉灌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
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遂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
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
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
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渾清素在公妻子於饑寒

王遜駒犢還官晉書

王遜字邵伯郡察孝廉仕惠帝官至上洛太守私牛馬仕郡生
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朱脩之私償南史

朱脩之字恭祖宋文帝時為荊州刺史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

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顧憲之清美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劉懷慰示麥飯却鉤南史

劉懷慰仕宋為尚書駕部郎為齊蕭道成心腹齊國建高帝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

今思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銀一萬二萬頃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餽其新米一斛者懷慰以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下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乎敕褒賞進督秦沛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由荷足云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沈疇之知廉再任南史

沈疇之仕齊武帝為丹徒縣令以清廉抵罪王簿傳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疇之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疇之以手板四面指曰

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噴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来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孔奐却餉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武帝時為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太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纒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呂顯致民作頌北史

呂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無圭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魏道

武帝皇始初以郡隆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去六
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去人
有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張膺清素北史

張膺魏孝文時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襁採以自供孝文
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孟信酬酢北史

孟信字脩仁仕魏從孝武帝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
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懇懇勞問乃自出酒以
鐵罇温之素木盤盛蕪菁殖唯此而已又以一罇借老人但
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
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純罇耳酒既自

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擊蛇進之酒盡方別

蘇瓊受瓜致梁

北史

蘇瓊字珍之仕東魏孝靜帝為南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餽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梁上郡人相顧而去

辛術正刑不受賜

北史

辛術齊文宣帝時為淮南經畧使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新城二鎮將犯法辛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貨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特人

孟業辭償

北史

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為鉅鹿郡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其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季相禮接方欲為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勅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鳥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有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歡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歛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竝以馬死託肉為

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詔大致請讓

唐瑾載書北史

唐瑾字附璘周文帝時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竈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翰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彼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申徽賦詩見誦北史

申徽字世儀仕周明帝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齊俗官舍

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平亭長初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趙軌惟受盃水北史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堪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郤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饌軌受飲之

杜暹受紙百番唐書

杜暹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中宗時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此為鄭尉復以清節顯

耶律篋無舊蓄遼史

耶律篋八字朝隱興宗崇熙六年為北院大王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振貧之以報朕既受詔愈竭忠護知無不言便益為多卒年五十五上聞悼惜死之日篋無舊蓄篋無新衣遣使弔祭給葬具篋八平居不胥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慕容德豐廉潔宋史

慕容德豐字日新幼聰悟父延釗愛之嘗曰與吾門者必此子

補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太祖開寧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為揚州都監征南唐為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為昇州都監市廛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哀聚金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匹詔書褒諭

賈黃中獻金受賜宋史

賈黃中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高踰其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唐介不坐買珠獄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必言事謫潭州俸分珠獄發奏方入帝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會鞏罷蔬直宋史

曾鞏字子固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弟徙知福州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王獵清能宋史

英宗徙王獵為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禁髮優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

張榮却金元史

張榮字世輝太祖時從諸王間端破宋棗陽仇城等一縣南民北徙至濟南張榮下令民同分屋與地居之俾得耕且課其殿曠野闢為樂土是歲中書攷績為天下第一李璠慶益都私覬以馬蹄金策曰身既許國何可擅交鄰境却之

博羅歡却金誌元史

博羅歡畏蒼兒幼子蘇木曷之孫瑣魯火都之子也世祖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博羅歡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從世祖討阿里不哥數有功皇子雲南王愛哥亦為其省臣寶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博羅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誤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兒輔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密以金六萬迎謁祈免其事博羅歡慮其經兵徼外

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可且待歸待我取之傳羅
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錄其日所
舉得其人矣賜黃金五十兩

詳書集事淵海卷之九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

臣門

能吏

劉繁治劇禁暴安民者

西門豹斷巫害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
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
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錢
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
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綵絳帷女居其中

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居其上浮
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
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民人俗語即不為
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民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
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
長者里父老皆會民往觀之者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
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
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
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
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
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
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誓筆錄折

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
奈何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涕曰
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
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尹翁歸發落前漢

尹翁歸字子兄昭帝時為獄小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
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
犯者公廉不受覬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人
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
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
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倍數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
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吏便從歸存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

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使為郡督郵及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
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吏民小解輒披籍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入為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
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
翁歸言無有遺脫

王尊誅不孝前漢

王尊昭帝時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
妻妬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
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
服罪者劉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趙廣漢治不孝前漢

趙廣漢字子都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尹
作平陵方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知先風告建不改於
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實憂
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
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決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
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
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
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
銘笮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
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許
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不敢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以和顏接士其尉為待遇吏殷勤其備事
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
見者皆輸馮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疆
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且尤善為鉤距者以得
事情鉤距者諉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
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不為
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
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宿曹
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罪富人蘇回為郎二
人劫之有頌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者叩堂戶
廣漢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得齊京兆

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獄勅吏謹遇
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
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
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
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者之廣漢因曰還
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
毒摠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獵獄吏扶百石其
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
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張敞弭盜 前漢

張敞宣帝時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

人皆不稱職京師寤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
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
厚出從童疇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罷其
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
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
赭汗其衣裙吏坐閭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
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掃鳴市無偷
盜

張敞劾奏廣川 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
郡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
張敞劾奏廣川王國昆弟及主同族宗室劉等連行不

張敞史述捕窮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輩數百
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棘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
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
郡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張武以法治梁 前漢

張武敞之弟也宣帝時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
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
敞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御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
且當以社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
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
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杜延年清靜見賜 前漢

杜延年宣帝時為北池太守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若
歲餘上使謂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
有名

張敞赴召見用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京兆尹坐黨友罪免為庶人數月京師
吏民解弛袍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
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
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詢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侍際
京兆坐殺賊捕掾繫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賞必臣有
章勳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皆恩忘義傷足
傷谷臣竊以并無狀枉決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華約獄敞不直

魏相字弱翁宣帝時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繆

魏相治郡前漢

御史止傳承不以時謁客怒縛之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
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
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
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
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
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勿
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
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
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

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相下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

黃霸司察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令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甚釐不敢有所隱飾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廩某所大木可以為柩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在背石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數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

王尊威震郡中前漢

王尊字子贛光帝初元中舉直言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教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鈇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戚威震郡中盜賊分數入

傍郡界

王尊以身填堤前漢

王尊成帝時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河伯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送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詔加尊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朱博如神前漢

朱博字子元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兩從事白請且當此見諸自言者事畢酒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

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治者刺吏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黑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為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也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時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嘆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救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赦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託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
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權禁連守縣令

班伯稱神前漢

班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其下車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
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云地諸
所賓理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
於父師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
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何並斬奴前漢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司空何武舉為長陵令初邛成太后外家
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
長陵上林園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

卿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墻埋冢會並與
之還更奏謁傳送欲其無留界中林卿素驕恣於廣客林卿既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後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
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擔褕自代乘車
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
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
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大
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徙潁川太守

何並除奸前漢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

尉先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斃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高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絕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夫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鍾陽吏格殺之亦得趙季它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張扶日昃不休 事文類聚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日昃休吏職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

治事

侯霸全郡 後漢

侯霸字君房王莽初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

伏湛示信降賊 後漢

伏湛字惠公王莽時為平原太守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為大司徒為政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不可違時賊徐異卿等

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湛為青徐所信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

第五倫拒寇 後漢

第五倫字伯魚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時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數十輩皆不能下

鈇期威信服人 後漢

鈇期字次况光武時為魏郡太守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門徒熊叩頭首服願與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倘不若為賊樂者可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下馬還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遷熊於職郡中服其威

李章討賊 後漢

李章字弟公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談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後為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繫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鮑永禽寇後漢

鮑永字君長光武時拜諫議大夫至懷說更始河內太守開城
降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
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
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
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
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
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待牛酒勞饗而潛燒
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關內侯

衛颯化蠻後漢

衛颯字子產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濡以自給後光武拜颯
為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脩庠

年之教嚴婚姻之禮基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漚浪陽江三
屬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
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
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
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
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
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
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
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茨充教民蠶織後漢

茨充光武時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桑麻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章帝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

齊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
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
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郭伋招懷後漢

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
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勸
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最之不敢入塞後潁川盜賊群起徵拜
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澗九
里真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
皆束手請降伋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
後宏等果與伋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路

杜詩稱母後漢

杜詩光武時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辜感
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自功多百姓便
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
南陽為之語曰前有趙父後有杜母

張堪麥穗兩岐後漢

張堪光武時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
如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
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祭彤去盜後漢

光武時為偃師長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
遷襄贛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贛盜賊白公行形至
破姦捐珍其支黨數年襄贛政清重書勉勵增秩一等賜
匹

馮勤經理國土後漢

勤光武時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子精勤遂見
勤每引進帝極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曲諸侯封事
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秦厭服焉
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

朱暉威惠後漢

暉光武時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按用皆隨行士其
威以義者率皆為吏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
償

人畏愛之為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

王景理水後漢

王景字仲通光武時辟司空伏恭府時薦景能理水者顯宗
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凌儀渠吳用景馮流法水乃不復
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時議修汴渠引見景問以
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又以嘗修凌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
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服乃發卒數十萬造景與王吳修
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地勢鑿山阜
破砥柱直截溝澗防遏要蹊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
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

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

馮魴赦盜 後漢

馮魴字孝孫光武時拜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邾令邾川盜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至潁川案行聞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哀聞帝至皆自鬻鬪負鐵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冬友農桑為本作耳目皆稱萬歲後每有盜賊為襄所發縣界清靜

鍾離意作屋 後漢

鍾離意光武時遷棠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下如赤子勿

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意曰此月而成功作畢為解土祝曰與功後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福祭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袁安理室 後漢

袁安字邵公為楚郡太守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英獄所連繫者數千人吏案之急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出之丞掾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者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安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出者四百餘家為河南尹政端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感激自勵京師肅然

馬陵賑貧 後漢

馬援字伯威章帝時遷虜陵太守時殺貴民飢秦嚴盜官以利
百姓賑貧薄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更民刻石頌之

周紆嚴明 後漢

周紆字文通章帝時遷召陵侯相廷掾惇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
杖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家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
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錢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
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者聞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
欺者

張霸童謠 後漢

張霸字伯統舉孝廉知
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有妻
志節習經者千數道略但聞誦聲始

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
不我戰損我牙賊盜盡吏皆休

戴封美政 後漢

戴封字平仲和帝時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
將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
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
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
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死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王渙神筭 後漢

王渙字稚子和帝時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奸猾積為人患渙以
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消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
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

行後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又訟歷政斷
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許壓塞群疑又能以誦數發
隨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漢有神算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
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其醜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
皆設祭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
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犯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
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誦歌而薦之

虞詡禽賊後漢

虞詡字升卿安帝時辟六尉李脩府拜郎中時羌胡反大將軍
議棄涼州詡說李脩勿棄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鄯
因此不平故以吏法中傷之時朝歌賊翟季等數千人攻長
吏也遂遷牟州郡不能宗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見之曰白志

不才易軍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到官發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
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
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誅縫縫其裾為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陳禪化虜後漢

陳禪字紀山漢安帝時拜遼東太守會北匈奴入遼東禪至胡
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
使還都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遣以胡中
珍貨而去

种嵩遠夷懷服後漢

种嵩字景伯順帝時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矣聞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蠻木唐叢印蹇諸國自前刺史棄轄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化時永昌太守冷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言冀因此陷之

李固弭盜後漢

李固字子堅拜議郎順帝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募於是賊帥夏等數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募固遂滅法平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徙為太山太守時太

也取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兵固

黃昌嚴猛後漢

黃昌字聖真順帝時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放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

陳球平賊後漢

陳球字伯真順帝時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攻欽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

到設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朝
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
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相拒十餘
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
蓋等

陳龜威抑強豪 後漢

陳龜字叔珍順帝時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
以軍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
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犯枉小民龜到厲聲嚴悉平其
怨厲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其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
清遠俗拜為度遼將軍

轉詔賑飢 後漢

轉詔字仲黃桓帝時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大山賊公孫舉偽號
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詔為羸長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發耕桑其流入縣界
求索衣糧者甚衆詔悉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
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滿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
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

度尚救疾 後漢

度尚桓帝時為上虞令為政嚴峻明於發糶姦非吏人謂之神
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飢尚開倉稟給營救疾者百餘
家其濟

崔寔教績 後漢

崔寔桓帝時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時為作紡績織絰練組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懲厲士馬嚴烽候不敢犯常為邊最

崔寔上時要政論 後漢

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禮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為一通置之坐側

第五種糾發姦貪 後漢

第五種字興先倫曾孫也少厲志義為吏名冠州郡桓帝時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時徐兗二州盜賊起高密在二川之郊禮飭屬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數千家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重事若何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吏四十餘人糾發其賊五六十萬即奏匡并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女怒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之

賈琮塞帷 後漢

賈琮靈帝時舉孝廉為京兆令有政迹舊交趾多珍產異香前後刺史貪積賄賂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發兵反執刺史帝精

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
重百姓莫不空單告寃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使各安業
招撫免差役誅其渠帥選良吏守諸縣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
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選為興州刺史舊典傳車
轡駕乘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
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塞之百城聞風
震其滅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朱儁斬梁龍後漢

朱儁靈帝時遷南陽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群
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
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即拜儁交趾刺史令過本郡備募家兵
所合五千八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

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

應劭率民退賊後漢

應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
何苗掾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
十萬眾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
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劉陶案姦如神後漢

劉陶字子奇靈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
教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
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
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獲若